

虚受堂前汉书补注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

七客謂匱生即蒯生也聲之輕重先謙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

曰范陽在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後史家追書為通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補注宋祁曰一本定作燕先謙曰据張耳傳武臣方下趙

十城引兵擊范陽時未略燕地也一本非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

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

曰何已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補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史記入之張耳傳足下上

有秦法重三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

孝子所呂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呂物

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蓄音皆同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傳師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古

日施設也立也補注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為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大徐本為廣韻並作刺也孫曰接讀

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共其接盛鄭注接讀為一

報再祭之報釋文初治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李注東

方人以物插地中為事插與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

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為交接之接矣呂復其怨而成其功

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通之所呂

弔者也曰何呂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

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曰必將戰勝而後略

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呂為殆矣師古曰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

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臣

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呂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

貴故欲呂其城先下君下君而君不利補注宋祁曰一本利下

本閩本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

固守

孟康曰嬰已城自繞補注先謙曰文選曹植責躬詩李注引說文嬰繞也嬰城固守謂繞城守禦耳陳湯傳時康居兵萬

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環城猶繞城也訓爲以城自繞則非它皆類此

皆爲金城湯池不可

攻也

師古曰金呂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

爲君計者莫若已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

馳驚於燕趙之郊

師古曰令眾皆見

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

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

師古曰言乘勢便易

此臣所謂傳檄

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已此說武臣武臣已

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張耳傳同本書燕字駁文

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

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

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

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

何已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

補注先謙曰集

解引韋昭云載今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

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

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畱之縱酒罷備漢守禦

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呂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

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

呂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

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

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

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

雜沓言相雜而累積補注沈欽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補注先謙

韓曰魚鱗謂若鱗之相比次曰飄史記作燔是也說文燔火飛也今楚人猶謂火之飛起者曰燔音補遙反敘傳勢廣燔燔猶燔至也此言士之趨赴如火

之怒飛風之疾起也下言風起上不得復言飄至標飄音相近故
標譌為飄師古讀飄為焱者豔與飄音不律也音蓋誤焱為焱
能又以飄為飄也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
說詳司馬相如傳

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

鞏雒岨山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滎陽傷成皋張晏曰於成

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

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補注然

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

今已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

三年疲呂臣料之料量也師古曰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

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

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補注王念孫曰墮者輸也謂輸

肝膽以相告也左昭四年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人

將墮幣焉服虔注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為墮也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同師古亦誤訓為毀

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已足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已制其後因

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

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補注先謙曰史記淮作膠懷諸

侯已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

頸之交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黡陳釋之事師古曰黡音一點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陳澤

澤釋常山王奉頭鼠竄已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

古通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

目鄆

音呼各反抵音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

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

也今足下行忠信已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

多大於張騫陳釋之事者故臣已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

矣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

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

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已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已忠臣

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已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

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已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已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

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

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

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

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

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

曰齊人名小嬰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

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補注先謙曰謂計慮所及不能致其決故猛虎之猶與不如

蠱蠱之致蠱師古曰與讀曰預蠱蠱也蠱毒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

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補注先謙曰史記童

步二句下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句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

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補注沈欽韓曰

越語范蠡曰臣聞之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得時無怠時不再來

呂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

師古曰告令罷去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

巫天下既定後信呂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

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

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捕之也史記召作捕

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

師古曰若

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當彼時臣

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

張晏曰呂鹿喻帝位

天下其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

師古曰顧念也

可殫

誅邪

師古曰殫盡也

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

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

之不從則殺也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

之

師古曰自恥從亂呂爲醜惡也

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

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

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已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

曰事而謝之

師古曰謝謂告辭也

里母曰女安行

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謙曰詩云爾之安行

我

今令而家追女矣

師古曰而亦汝

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

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補注

先謙曰緼與蘊通文選西京賦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是也

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

師古曰治謂燂治死犬燂音似廉反

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師古曰遽速也

故里母非談說

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

補注洪亮吉曰案列子言嫁于

衛意同爾雅嫁往也方言自家而出謂之嫁

未嘗卑節下意已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

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已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

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

通善齊人安其生

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紀作安期生

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

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

補注先謙曰通及安其生

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

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呂百數被為

冠首

師古曰最居其上也

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

師古曰私諫之補注先謙曰微

密也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

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諸侯王國止有

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亡國為言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

被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

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淮南王傳王以謀反斥雷被事削邑復召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

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

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

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

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

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

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耳

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臣引宋祁曰越本作下臣先

謙案作不是不即否字王問被許寡人乎而被答以否也史記作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臣不云小臣下

臣也小下二字皆後人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

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補注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

注先謙曰官本預作豫是無之字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曰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

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史記庭廷是下漢廷不誤又被曰天下

治王不說師古曰說曰公何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之序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

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獫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獫

音蒲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呂

北反謂之榆中舊塞是也或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補注

宋祁

曰浙本句末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

而制山東公曰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曰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爲用騎上

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神力引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

作身材如此先謙案史記作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

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

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

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

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曰食地爲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

也曰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曰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

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曰酒沃醑師古曰如說是也

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呂為錢煮海水

呂為鹽伐江陵之木呂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

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為六國七當為六字之誤也鄒陽傳亦誤可互證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頭

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也夫呂吳眾

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猶言不知時史記作

不知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呂死報也師古曰二

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

顧危亡已此致死也補注劉攽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

文彬曰言男子所甘心赴死者即決於反之一言耳諸說皆未晰先謙曰集解引瓚注作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

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

上妄加樓字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樓緩集解駟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迺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謙案裴在顏前

所見漢書如此則本書無樓字明矣據下周被陳定此不應獨稱
名或班書偶佚之史記所稱容與六國時人先後同名必併史記
疑為後人所益
亦未必然也 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

何足

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如

曰言此北尚嶮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補注王念孫曰案如以行為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人言絕成皋之

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已為何如對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

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

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陳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

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間已有當為中已有間有間即謂有隙可乘 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

師古曰鄉讀曰嚮 無

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無應柰何衡山傳云衡山王賜恐為所并以知淮

南本補注先謙曰盧誤被曰略衡山已擊盧江官本及史記作盧有尋陽之船補注沈欽

韓曰通典漢尋陽故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先謙曰尋陽盧江縣今黃州府黃梅縣北守下雒之城

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補注先謙

地理志詳絕豫章之口補注先謙曰正義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强弩臨江而守已

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已延

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已為什八九

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已為無福何被曰謙曰史記作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師古

日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已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

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道燔術之士謂儒生也燔